

# 行囊里的记忆

——旅欧随笔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苏葵 著

隔世的绝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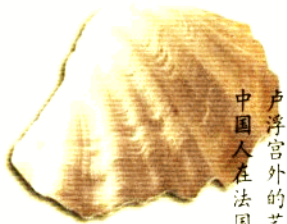
亚德里亚海的气息

一直蓝调的巴黎

花都观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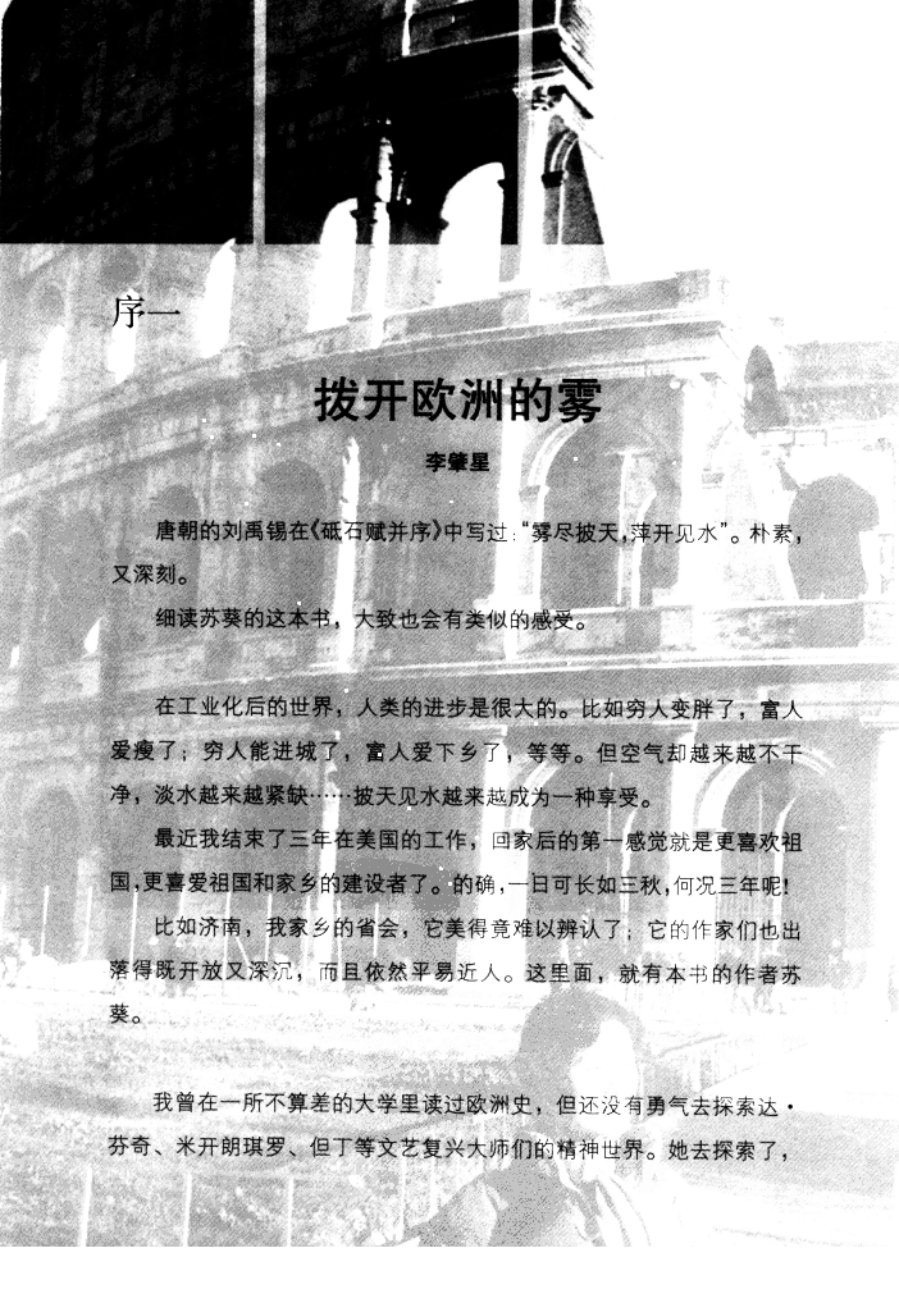
卢浮宫外的艺术圣地

中国人在法国





作者在剑桥大学数学桥前留影。



## 序一

# 拨开欧洲的雾

李肇星

唐朝的刘禹锡在《砥石赋并序》中写过：“雾尽披天，萍开见水”。朴素，又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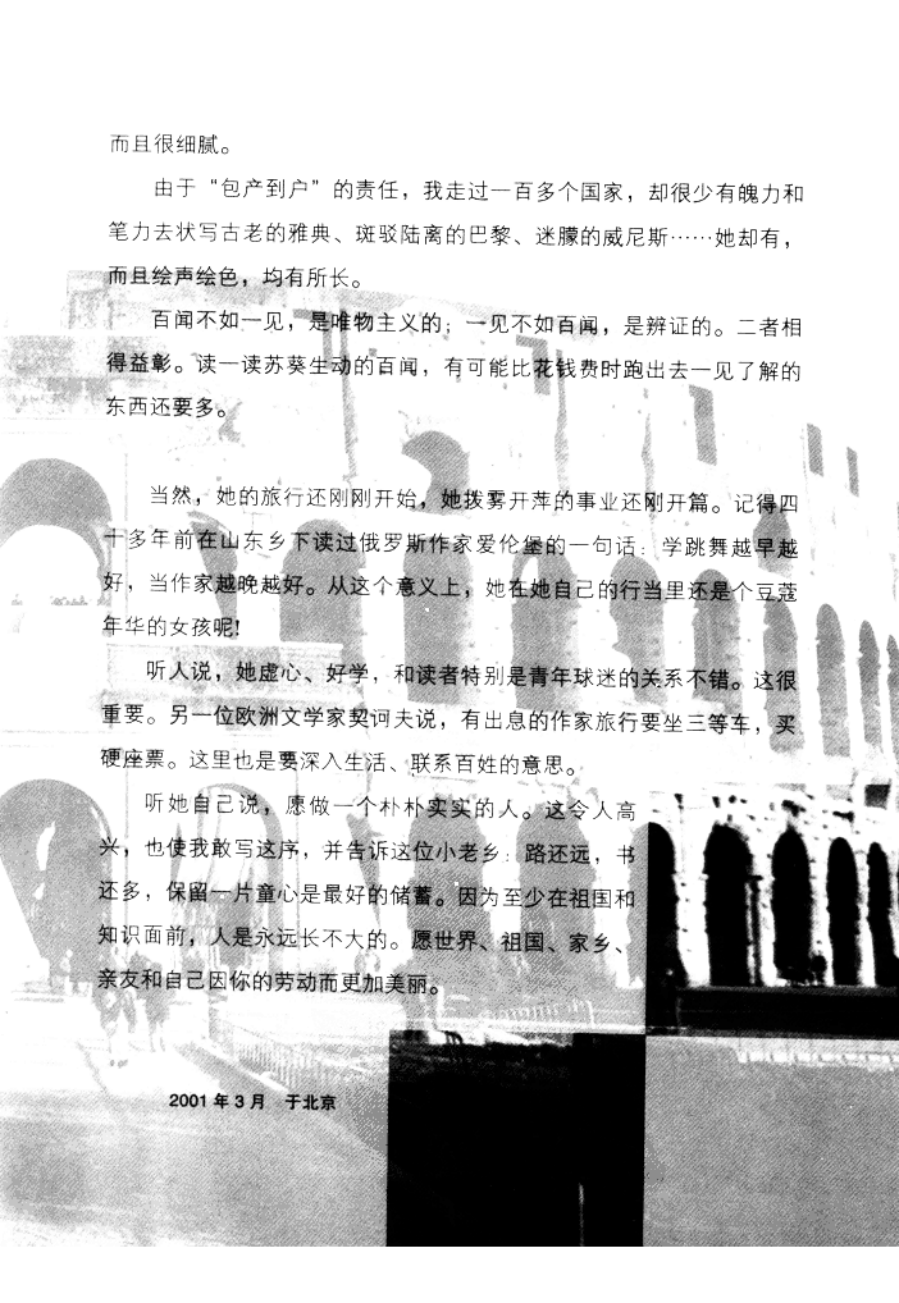
细读苏葵的这本书，大致也会有类似的感受。

在工业化后的世界，人类的进步是很大的。比如穷人变胖了，富人爱瘦了；穷人能进城了，富人爱下乡了，等等。但空气却越来越不干净，淡水越来越紧缺……披天见水越来越成为一种享受。

最近我结束了三年在美国的工作，回家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更喜欢祖国，更喜爱祖国和家乡的建设者了。的确，一日可长如三秋，何况三年呢！

比如济南，我家乡的省会，它美得竟难以辨认了；它的作家们也出落得既开放又深沉，而且依然平易近人。这里面，就有本书的作者苏葵。

我曾在一所不算差的大学里读过欧洲史，但还没有勇气去探索达·芬奇、米开朗琪罗、但丁等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精神世界。她去探索了，



而且很细腻。

由于“包产到户”的责任，我走过一百多个国家，却很少有魄力和笔力去状写古老的雅典、斑驳陆离的巴黎、迷朦的威尼斯……她却，而且绘声绘色，均有所长。

百闻不如一见，是唯物主义的；一见不如百闻，是辩证的。二者相得益彰。读一读苏葵生动的百闻，有可能比花钱费时跑出去一见了解的东西还要多。

当然，她的旅行还刚刚开始，她拨雾开萍的事业还刚开篇。记得四十多年前在山东乡下读过俄罗斯作家爱伦堡的一句话：学跳舞越早越好，当作家越晚越好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她在她自己的行当里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呢！

听人说，她虚心、好学，和读者特别是青年球迷的关系不错。这很重要。另一位欧洲文学家契诃夫说，有出息的作家旅行要坐三等车，买硬座票。这里也是要深入生活、联系百姓的意思。

听她自己说，愿做一个朴朴实实的人。这令人高兴，也使我敢写这序，并告诉这位小老乡：路还远，书还多，保留一片童心是最好的储蓄。因为至少在祖国和知识面前，人是永远长不大的。愿世界、祖国、家乡、亲友和自己因你的劳动而更加美丽。

2001年3月 于北京

## 序二

# 美好的记忆是多么美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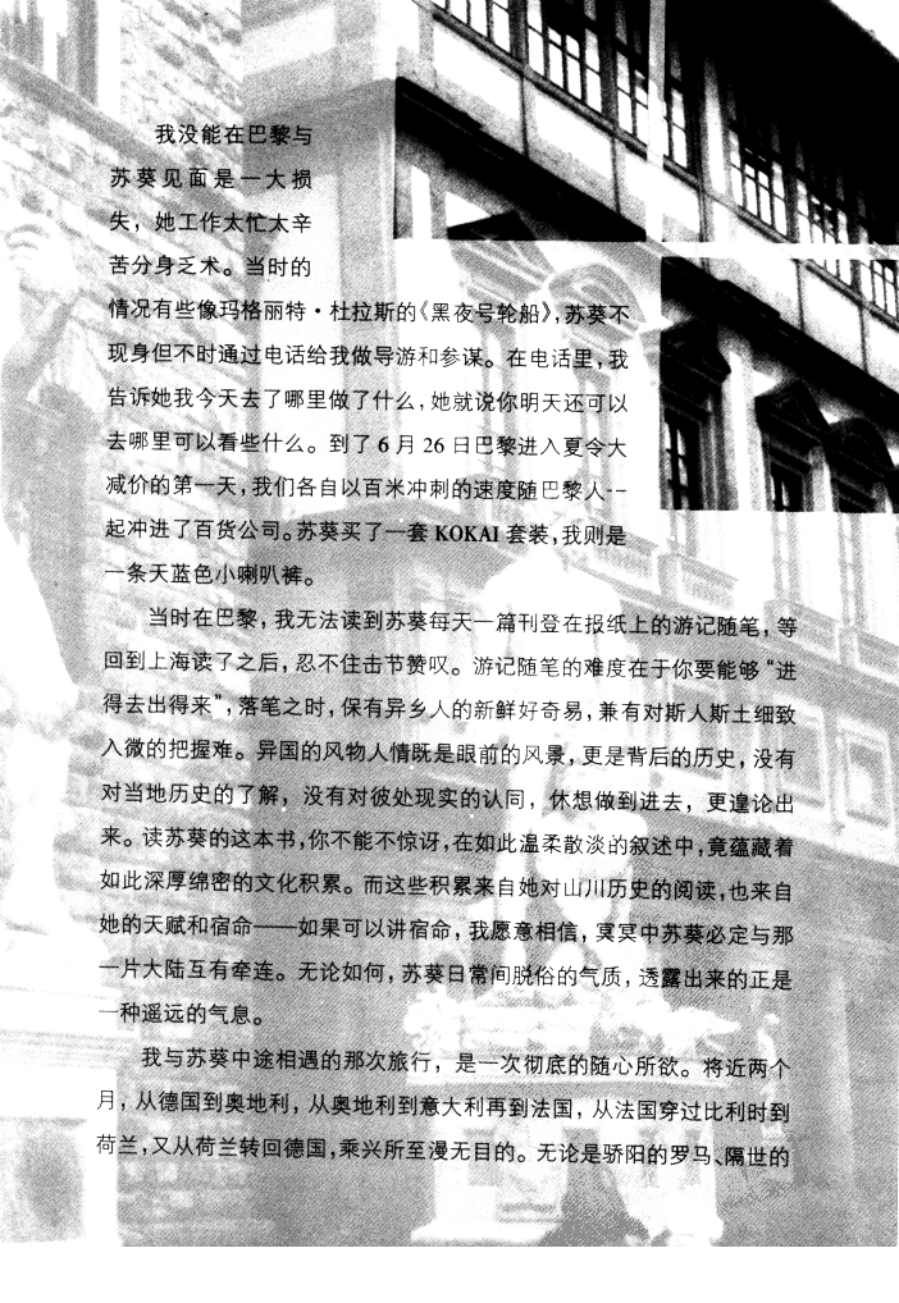
素 素

接下来，如果你愿意，在这本书里你会读到苏葵的《尼斯偶遇》。那一个早上的那一次相逢，对我们两人说确实有些不可思议，以致过后，我常要对苏葵说：“从此，总觉得你在我的生命中不同一般。”

我们之间的友情并不始于两年前的尼斯，五年多前在别人办公室里的初次见面已让我对苏葵激赏备至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我对苏葵日益加深的了解，我越来越愿意把尼斯的偶遇看做是一种象征——贴切而意味深长的象征。

对于苏葵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不在遥远的、异国的、浪漫的、慵懒的、华贵的、典雅的城市里遇见她，还应该在哪里遇见她？苏葵的眉间心上，根本就是这些形容词的综合。每当展读苏葵写在印花笺上的来信，空气中仿佛闻得见一缕缕香芬的碎影，端的是花闲云淡好时光。这样的時候，我总忍不住在心里慨叹：如斯女子！如斯情怀！

记得在尼斯车站，我们登上了同一列向北的火车。20分钟后，我在戛纳下车，苏葵则回了巴黎。第三天清晨七点，当我经过一夜长途到达巴黎的里昂车站时，苏葵已经帮我预定好了一家非常舒适的小旅馆。



我没能能在巴黎与苏葵见面是一大损失，她工作太忙太辛苦分身乏术。当时的

情况有些像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《黑夜号轮船》，苏葵不现身但不时通过电话给我做导游和参谋。在电话里，我告诉她我今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，她就说你明天还可以去哪里可以看些什么。到了6月26日巴黎进入夏令大减价的第一天，我们各自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随巴黎人一起冲进了百货公司。苏葵买了一套KOKAI套装，我则是一条天蓝色小喇叭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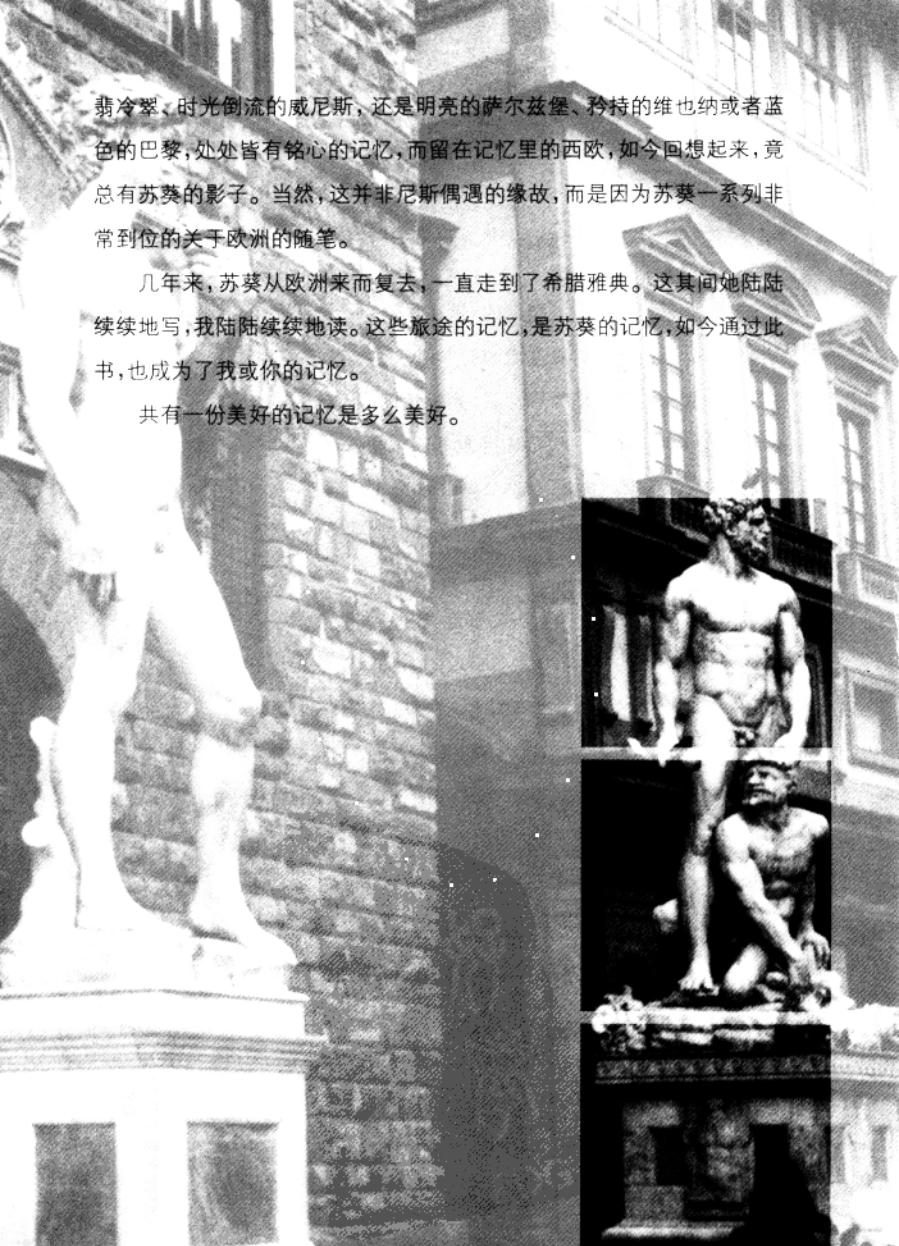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在巴黎，我无法读到苏葵每天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游记随笔，等回到上海读了之后，忍不住击节赞叹。游记随笔的难度在于你要能够“进得去出得来”，落笔之时，保有异乡人的新鲜好奇易，兼有对斯人斯土细致入微的把握难。异国的风物人情既是眼前的风景，更是背后的历史，没有对当地历史的了解，没有对彼处现实的认同，休想做到进去，更遑论出来。读苏葵的这本书，你不能不惊讶，在如此温柔散淡的叙述中，竟蕴藏着如此深厚绵密的文化积累。而这些积累来自她对山川历史的阅读，也来自她的天赋和宿命——如果可以讲宿命，我愿意相信，冥冥中苏葵必定与那一片大陆互有牵连。无论如何，苏葵日常间脱俗的气质，透露出来的正是一种遥远的气息。

我与苏葵中途相遇的那次旅行，是一次彻底的随心所欲。将近两个月，从德国到奥地利，从奥地利到意大利再到法国，从法国穿过比利时到荷兰，又从荷兰转回德国，乘兴所至漫无目的。无论是骄阳的罗马、隔世的

翡冷翠、时光倒流的威尼斯，还是明亮的萨尔兹堡、矜持的维也纳或者蓝色的巴黎，处处皆有铭心的记忆，而留在记忆里的西欧，如今回想起来，竟总有苏葵的影子。当然，这并非尼斯偶遇的缘故，而是因为苏葵一系列非常到位的关于欧洲的随笔。

几年来，苏葵从欧洲来而复去，一直走到了希腊雅典。这其间她陆陆续续地写，我陆陆续续地读。这些旅途的记忆，是苏葵的记忆，如今通过此书，也成为了我或你的记忆。

共有一份美好的记忆是多么美好。



# 眉间心上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骄阳       | 2  |
| 隔世的绝唱    | 7  |
| 尘封的永恒    | 17 |
| 杯中的前尘往事  | 21 |
| 亚德里亚海的气息 | 24 |
| 时光倒流     | 29 |
| 柏拉图的雅典   | 32 |
| 戴奥尼苏斯废墟  | 35 |
| 爱琴海上的天堂  | 39 |
| 地灵人杰     | 43 |
| 蓝色多瑙河    | 48 |
| 一直蓝调的巴黎  | 53 |
| 蓝色巴黎     | 56 |
| 拉丁区的夏夜   | 59 |
| 尼斯偶遇     | 61 |



|        |    |
|--------|----|
| 阿斯特湖泛舟 | 64 |
| 香芬的碎影  | 69 |
| 康桥的云   | 71 |

## 花闲云淡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花都观桥      | 78  |
| 露天咖啡      | 81  |
| 卢浮宫外的艺术圣地 | 84  |
| 名人何其多     | 88  |
| 守旧的城市     | 90  |
| 摩登巴黎      | 93  |
| 六月的天      | 95  |
| 行万里路      | 97  |
| 地下人间      | 100 |
| 流浪者之歌     | 103 |
| 如此浪漫      | 106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法国的星期天           | 109 |
| 法兰西酒文化           | 112 |
| 法国女郎             | 115 |
| 多礼的法国人           | 118 |
| 学而优则仕            | 121 |
| 孩子的天堂            | 124 |
| 宽容和礼让            | 127 |
| 人与狗              | 130 |
| 中国人在法国           | 132 |
| 梦寻里昂             | 135 |
| 酒都波尔多            | 138 |
| 普罗旺斯的马赛          | 141 |
| 历险               | 144 |
| 有些东西,是不能忘记的(代后记) | 147 |

# 眉间心上



# 骄 阳

罗马。那一天太阳特别毒，一直拖到晚上10点多，还明晃晃的。热浪蒸腾在空旷的大道上。条条大路通罗马。那些宽阔的古道就要烤化了。太阳给了那一天足够的时间。废墟，机场，千年一瞬间。恺撒大帝站在氤氲热浪的后面，他看得我羞红了脸。

那一天，长得像一段可以体验的永恒。

永恒他也年轻过吧？谁说他总是这么岩石般的苍老。

那一天，从早晨就热。醒来时只有4点，太阳就老高了。昨天已经被飞机丢在了云里，今天还没有开始。凌晨4点醒来就像被扔在高速公路的半途中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夜里做了怀春的梦，情人的吻热辣辣的，枕边还留着梦的余温。太阳白晃晃的，干吗要照醒我的梦呢？爱人还在遥不可及的远方。遥不可及。凌乱的发缠不住他的臂弯，缠不住梦里的心跳，缠不住他。我们都年轻过。用年轻的手抚触年轻的肌肤。让年轻的唇狂吻年轻的心。不只是在梦里。可从来不知道，思念也可以这么热。

阳光普照梵蒂冈，照亮天下基督徒的精神首都。骄阳把梵蒂冈环型走廊高耸的石柱烤的滚烫。广场上游人汗流浹背。很多人不是来朝圣的，教皇早就知道。教皇躲进明信片里乘凉去了。我不信上帝不信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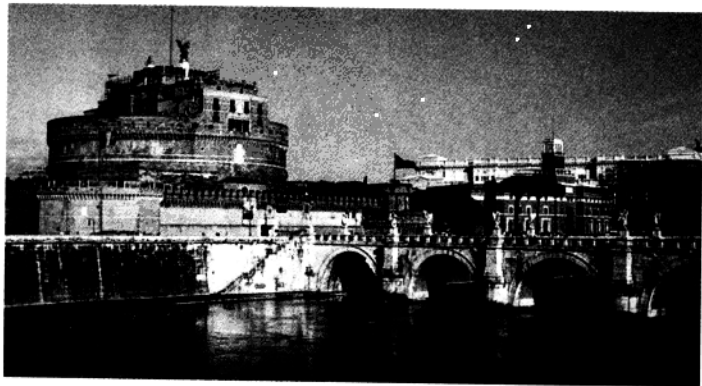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于古罗马斗兽场外。



1999 年圣诞节,作者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。

也没读过《古兰经》，在这里我无地自容。站在世界上最小的国土上，我第一次思考：什么可以没有，什么不能没有。梵蒂冈的后花园也要门票。这朝圣之地不只有信徒有观光客还有很多贼。很多贼还是孩子。他们在阳光下在教堂的门口把脏手伸向游客的钱包。他们没听过布道。圣洁与邪恶只有一步之遥。他们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可我想知道，教皇讲不讲爱情。爱是什么，究竟是什么？

通向斗兽场的大路真长。恺撒他用太阳的目光看着我。心快要跳出来啦。热。千百年前的瓦砾。千百年前的某一天也像今天这么年轻过的。这条大路也年轻过。当年的激情掩埋在出征将士战车驶过的扬尘之中。恺撒，庞培，克拉苏；屋大维，安东尼，雷比达。征服意大利半岛，势力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，版图不断扩大……什么是历史？铜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的这座城市，曾经霸气冲天。角斗士们的鲜血曾经洒遍斗兽场迷宫般的巷道。两千年前曾经的勇士斯巴达克，曾经的年轻和曾经的激情。千年的废墟下嫩绿的青草，骄阳当头。骄阳也曾照耀恺撒出征的路。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路迢迢。从不列颠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；从多瑙河到西班牙和北非；奥莱莉娅大道向西北至热那亚；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到亚得里亚海岸；瓦莱里亚大道向东横穿亚平宁半  
罗马的圣天使城堡。



岛……罗马通向每一条路的尽头——往昔、未来、梦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

权力、爱情、金钱，千百年来永远吸引着男人。权力是性，爱是床，金钱是床前的玫瑰，是高潮到来时嘹亮的叫喊。江山和美人，恺撒都要，是男人就应该得到。遥想当年恺撒，少年丧父，在母亲奥莱莉娅勤勉能干的影响下，把投身政治当做男人分内的事情。权力不仅是荣誉，更是男人的性征。男人拿什么献给爱？除了权力，除了财富。克里奥帕特拉秋波似水，罂粟花般艳丽的埃及女王。马其顿人的女儿克里奥帕特拉，用弦乐般悦耳的声音铺展开爱的温床。就在罗马，就在台伯河岸边的别墅里。对岸凯旋大典的喧闹正酣。恺撒不是亚当，埃及艳后也不是夏娃。那枚禁果里装的也不止是爱情。当然还有权力，还有财富。

罗马帝国，他的江山。埃及艳后，他的美人……

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春天，恺撒在元老院会议上被他的政敌刺死。人终有一死，可他的江山，他的美人，都上了别人的床。爱情是什么？权力又是什么？

想未来，未来不是梦。

未来是我丢进许愿池里的那枚硬币——重回罗马，和我的爱人一起。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聪明得不再相信爱情，我也宁愿是最后一个傻瓜。哪怕等到一千年以后，只要心还年轻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未来是通向罗马的每一条大路，走哪一条都行，只要去走。

爱就是女人的江山，是女人的权力，女人的命。玫瑰花、酒杯、爱，

都是些醉人的东西。可女人就是喜欢。醉一回怎样，跌碎了酒杯又怎样，在爱的面前，女人永远任性。

爱是女人的未来啊！多么奢侈的未来。

奢谈爱情？什么时代，什么年龄了。谁还有这个权力？

梦又在哪儿呢？

台伯河的绿波也皱了。埃及艳后的春梦老了。恺撒死了，安东尼死了，她的情人和爱都死了。不死的台伯河里流淌着他们的梦。骄阳似火。河面上蒸腾起袅袅的梦想。

爱似火。思念似火。未来让太阳烤化了……

两千年前的某一个夏日，太阳也曾这么张狂。罗马像骄阳一样地扩张，扩张，再扩张。地中海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。时光从头越。江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
千年一瞬间。废墟，嫩草，骄阳似火。

我站在氤氲热浪的这边，看得恺撒欲火中烧。骄阳似火……



# 隔世的绝唱

又来到翡冷翠,已经不再有初来乍到时的贪婪和好奇——老桥,天堂之门,圣母之花大教堂,乔托钟楼,维琪奥广场,大卫像,圣·罗伦佐教堂……如饥似渴地到处拍照——像初恋,痴情地爱着翡冷翠的一石一瓦。爱到深处,所有的激情就变成了无尽的渴望。渴望了解,渴望从每一寸肌肤哪怕是瑕疵上了解到这份爱究竟有多深。翡冷翠,一个骨子里浸透了艺术魔力的地方,越是了解她就越是明白:就算把一生的时间都放在这里,也看不够她。翡冷翠,我是爱上她了。从看到她第一眼起。注定地,我会再一次来到翡冷翠。一次,再一次……

## (一)

再一次来到翡冷翠。这一次是冬季。绵绵霪雨里,翡冷翠的阴柔从她妩媚的皱纹里一点点地展开。梅迪奇家族徽章上的百合花在雨中绽放。当年,米开朗琪罗、拉斐尔、费里坡·里皮等众多艺术家,曾像繁星般在这百合花周围闪烁。半个世纪了,巨星陨落,梅迪奇家族的百合花依然在翡冷翠绽放,艺术家们的传世之作依然在翡冷翠熠熠闪光。

寂静的清晨,寂静的乌费兹博物馆。乔托的《圣母子》,波蒂切利的《春》,达·芬奇的《三圣王的礼拜》,米开朗琪罗的《圣家族》,拉斐尔的《金翅雀的圣母》……大师的杰作在乌费兹接受信徒们崇敬目光的朝